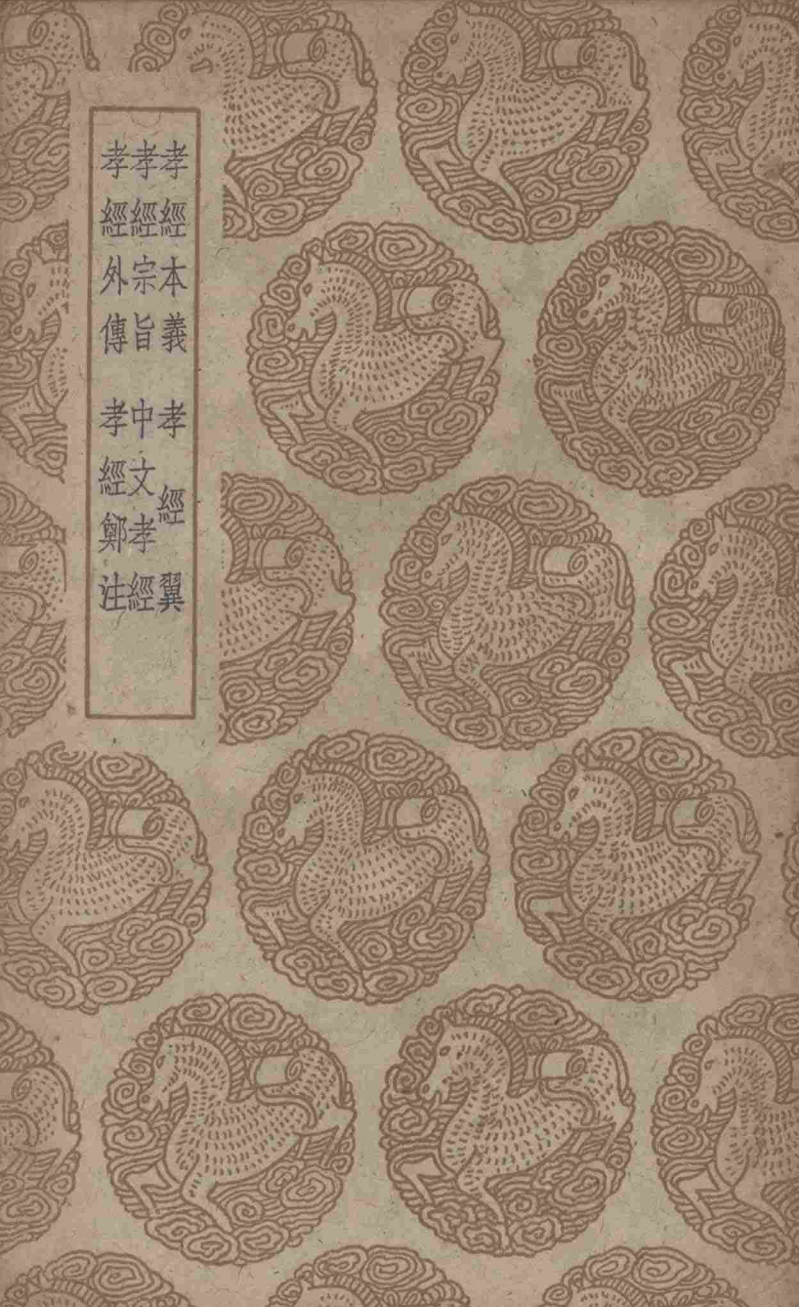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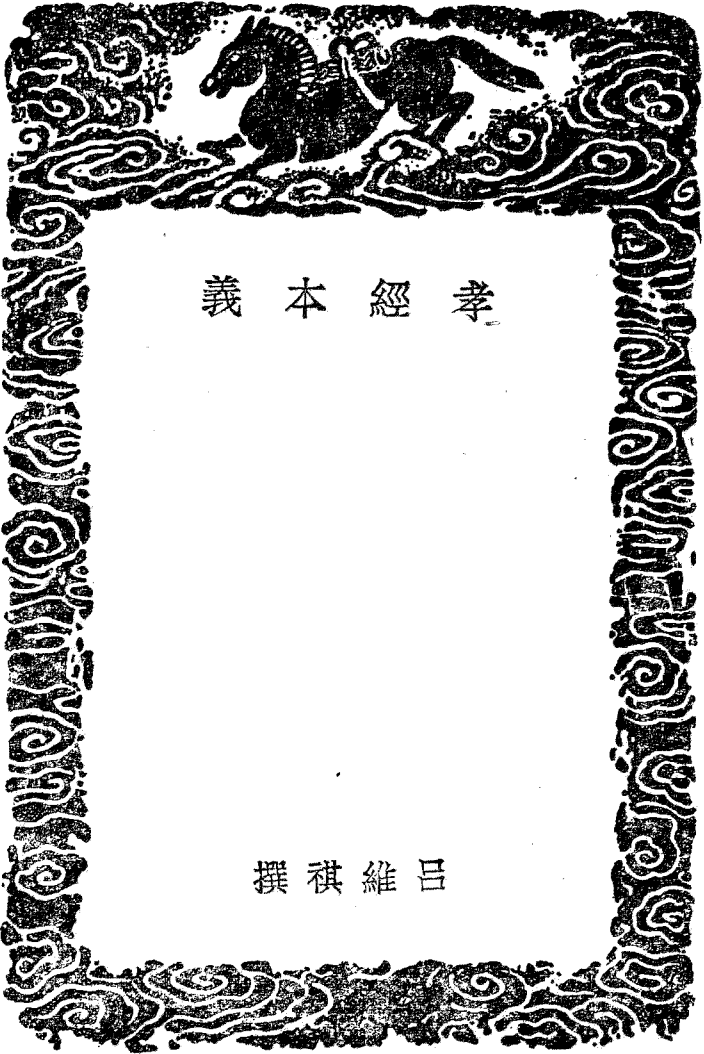


孝孝孝
 經經經
 外宗本
 傳旨義
 孝中孝
 經文經
 鄭孝經
 注經翼





孝經本義

呂維祺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孝經本義及其他五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孝經本義

本館據經苑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孝經本義序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於父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於親睦。舜之風動。本於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於漢。唐僞於炫。邵黜於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卽爭竄易。不然。亦祇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旨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卽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

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淪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與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愚亦曰。孝經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隱士釣滄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諭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沉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蓋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或於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官。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邪名。何疑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明崇禎戊寅月正元日。伊維呂維祺介孺甫序。

孝經本義卷一

明 呂維祺 撰

孝經

說文。孝。善事父母者。祭統。孝者。畜也。經。常也。謂古先聖王興道致治之常法也。漢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緯云。孔子七十二語。曾子著孝經。鄭康成曰。孝經者。五經之總會也。○謹按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本欲以孝治天下。一生精神蘊結。全在於此。夾谷墮費三月大治。爲之兆也。道旣不行。故口授曾子。以詔後世。學者要思。使孔子得志行孝經時。其作爲如何。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女汝通。下同。

仲尼。孔子字。居。閒居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侍坐也。子。謂孔子。先王。謂古先聖王。至。極也。要。切要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性。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上下。統下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於順。故協和雍睦。上與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蓋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至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啓問也。○謹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者。見孝雖人所固有。而不能全盡。惟先王能有之也。然必以先王立言者。見孝治天下。非王者不能使孔子得明王輔之。當執此往矣。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辟與避同。復扶又反。語去聲。禮。侍坐。君子更端起對。敏。聰達也。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瞿然起敬。避席立對。而孔子告之。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孝也。孝統衆善。爲德之本。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也。語將更端。曾子猶立。故命之復坐。而詳語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髮音發。膚音扶。

身。躬也。體。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言人之一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一有虧毀損傷。是爲虧體辱親。樂正子下堂傷足。憂形於色。蓋爲此也。不敢毀傷者。敬之至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張子曰。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行如字。

又言。孝非惟不毀而已。必卓然植立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愧不怍。中立不倚。道則身之所當行者。窮則獨行其道。達則大行於天下。雖無意求名。而名自稱揚於後世。遡流窮源。卽父母亦有顯榮。若行孝不至。揚名顯親。未得爲立身也。始終非分先後。猶言孝之始。基孝之完全爾。○按立身行道揚名。所包最廣。不專指得位事君者言。事君特行道揚名中一事爾。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申結上文之意。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能全盡。故以事君爲中。立身行道。以全

親之所付。方可以爲人。爲子。故以立身爲終。事親立身。循環無端。事君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律以

詩。大雅。文王之篇。無念。念也。聿。語助詞。厥。其也。引詩言人能念其祖先。而聿脩其德。則孝之始終盡是矣。

右第一章。蓋孔子欲明孝道之大。而先發其大端。以爲全經張本。其下遂次第通言之。而復三因會

子之疑問。以推廣其義。陸象山謂孝經十八章。聖人踐履實地。非虛言也。旨哉。今古文皆有古

閒居。曾子侍坐。子曰。下有參字。夫孝二句。各無也字。今文爲開宗明義章。

謹按漢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孔子既敍六經。作孝經。以總會之。遭秦焚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宋邢昺正義云。劉向較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不列名。又有荀彘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唯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按卷帙既多。不得不分章次。但題名。非古也。今倣中庸右第某章。及論語鄉黨篇。此一節例爲十八章。而不列名。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惡去聲。

復稱子曰者。蓋言甫竟。而又更端。是緊要提醒處。或問答偶問。而更言之。非引語也。後倣此。○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

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者，兢業小心之極也。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謂爲天子，指有天下者言。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所視效，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人，則百姓之衆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視爲儀刑，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蓋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蓋者，約詞有不盡之意。孝道廣大，此特略言之爾，故下必引書以明之。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卽呂刑，尙書篇名。一人謂天子，慶作善降祥，兆民庶民也。十億爲兆。○鈞滄子曰：孝者，良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乃齊治均平之準也。

右第二章。按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之意。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蓋天子，無也字，今文爲天子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長平聲。

此言諸侯之孝也。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富足也。溢，汎溢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

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有如不自矜肆。雖高不危。謹守節度。雖滿不溢。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出。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離去聲

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有一國者言。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溢。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民人和悅。諸侯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謹按此詩。是傳孝心法。乃曾子平生著力處。後當有疾。口詠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簣之夕。必曰。吾得正而斃焉。得力於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

右第三章。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三也字。今文爲諸侯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德行之行。去聲。下擇行。行滿同。

此言卿大夫之孝也。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章服。各有品秩。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躬行者。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非法服而服之。是僭上偪下。非法言。是妄言也。非德行。是僞行也。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道。故三者皆不敢也。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惡去聲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滿天下。無率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下。不招人之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接賓。出使則將命布德。故言行可滿天下。○草廬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首服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蓋詳重而略輕。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懈居。寘反。

三者。法服。法言。德行也。宗廟者。按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卿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言卿大夫世守宗廟。僭服。妄言。僞行。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法服。法言。德行之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大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詩。大雅。烝民之篇。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古訓。不敢懈怠。以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

右第四章。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此言士之孝也。資。藉也。取也。言愛父與愛母同。敬父與敬君同。母非不敬。以愛爲主。君非不愛。以敬爲主。兼愛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性自然。然而然。非有所強也。此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長上聲。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卽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廩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夙音宿。寐密二反。忝他點反。

詩小雅小宛之篇。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張子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右第五章。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位爲保其爵祿。今文爲士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去聲。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用天道也。分別五上。視其高下。各盡所宜。分地利也。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不敢奢侈。以此養其父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謹按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其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而不必引詩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故自天子下至於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徹切矣。

右第六章按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未總結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

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至矣。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爲因地之利，自天子句多，子曰已下四字，今文爲庶人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行去聲，下同。

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於天下，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卽此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西山真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形有大小之殊，理無大小之間。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治去聲。

則法也。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爲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蓋以孝爲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其化之神如此。○慈湖楊氏曰：民自膝下嬉嬉，皆知愛親愛

其親之心曰孝。天之健行，地之博載，化生一以貫之。○謹按上言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言經而義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者，經常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爲義，非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好去聲，惡烏路反，赫許格反。

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以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親也。遺棄也。陳布也。導引也。示昭明之也。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導之。善當好，惡當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大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可以化民也，引詩小雅節南山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於下之意。○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右第七章前章之語已終，因曾子贊之，而復極言本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今古文皆有古文天之經三句，俱無也。字今文爲三才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平聲，下同。

此又廣上文教可化民之意而極言之。明王明聖之王，卽首章之先王也。遺忘也。小國之臣謂子男以下之臣也。其先王指明王之先王也。言明王見理最明，故以孝治天下，愛敬其親，不敢惡慢於人。雖小國之臣，尙不敢忘。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乎？故得萬國歡悅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世德光顯。以此事其先王，孝道至矣。教之本立矣。○謹按孔子之稱明王曰：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之心，卽前不敢惡慢於人之心。一於敬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以欽明溫恭，開萬世治道之源。禹以祇台幹父之蠱，湯以聖敬肇修人紀，文武以敬止執競而止。孝達孝，可見帝王傳授孝道心法，止此一敬有天下者，所當深念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懼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鰥，古頑反。

以此教諸侯，而治一國者，不敢侮慢於無妻之鰥，無夫之寡，況知禮義之士與齊民乎？緣此，故得一國百姓之懼心，以事其先君。以此教卿大夫士庶人，而治一家者，不敢有愆失於臣僕妾侍之疏賤。況妻子之貴而親乎？緣此，故得一家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此皆明王之有以教而化之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氣屈而歸曰鬼。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於天者也。禍亂如悖逆篡叛之類。作於人者也。承上三節，誠然，故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和，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魂魄寧。盡天地間無非一孝所薰蒸，心和

氣和天地之和應之。天下無不歸於太和蕩平。而災害禍亂自潛消默化矣。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去聲。

故總結之曰。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能如此也。未引大雅抑之篇。以證明王孝治天下之意。覺明也。詩註大也。○慈湖楊氏曰。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每誦此章。如春風和氣。油然而動于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也。

右第八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失于臣妾為侮于臣妾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無也字今文為孝治章

孝經本義卷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行去聲。下行。思之行同。

此又極言孝之大者。而聖人因以立教也。曾子既問孝道之大。與孝治極至之效。故有此問。孔子言。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物得氣之偏。其質蠢。人得氣之全。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性。以與天地參。而物不能也。故天地之性。惟人爲貴。然人之所以貴者。以此性。而性之德爲仁義禮智。皆統於仁。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貴則不容自賤。大則不容自小。○董子曰。必知自貴於物。而後可與爲善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嚴。尊敬也。配。配享也。周公。文王子。武王弟。名旦。食采於周。相成王。制禮作樂。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無所不至。而莫大於以父配享上天。惟天爲大。至尊無對。而以己之父配之。則尊敬之者至矣。仁人孝子。愛親之心無窮。而禮制有限。卽前代有勢位。可以自盡者。不知制爲此禮。求其盡孝之大。而自盡此心。自盡此禮者。惟周公其人而已。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郊南郊祭天也。后稷名棄始封有邰教民稼穡周始祖也。宗謂別立一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其制後爲室前爲堂。室幽暗堂顯明。享人鬼尙幽故於室。祀天神尙明故於堂。上帝即天也。郊則尊之而曰天。堂則親之而曰上帝。配天謂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始祖后稷配之也。配上帝謂季秋於廟之前堂祀上帝以文王配之也。四海之內謂四方諸侯其職謂貢物述職來祭來助祭也。言周公制禮既郊祀后稷以配天猶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爲百世不遷之宗。此禮一定文王世世得以配天。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至此而孝親之心始無遺憾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也。此孝之極大而無以復加者蓋極言孝之大至於如此非謂人人皆必如此而後爲孝也。○朱子曰此因論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養去聲

故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教可知矣。此三節言因人愛敬之心而教之。下三節言恐失愛敬之心而必教之也。親猶愛也。與上文孝字相應。下文因親之親即因此也。膝下孩幼之時嚴敬也。與上文嚴父之嚴相應。下文因嚴之嚴即因此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從此以奉養父母年漸稍長日加尊嚴於一日此人之本性良知良能也。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治去聲

聖人之教因其嚴敬之心以教之敬因其親愛之心以教之愛故所云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何以若是。蓋以因其本。然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非有加也。○鄭氏曰。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此又承上而切言之。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且其日嚴。有君臣之義焉。既親且嚴。故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本自連續。從此一氣。而世世接續。其爲至親之續。孰大於此。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既爲至親。又爲嚴君。而臨乎我上。其爲極尊。而分義之隆厚。孰重於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己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厚於一本。故必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於德禮不悖。而謂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雖亦是德。是禮。然其於德禮也。悖矣。悖則謂之逆。則法也在。居也。教民者。將以順示則。而先自則於逆。民又何所則乎。夫順則爲善。而吉。逆則爲不居於善。而皆居於凶德。所以雖得志爲人上。君子弗貴也。○上言聖人。此言君子。互文也。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道去聲。樂音維。道言也。蓋謂君子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心。以一歸之於順。故其發於言。措於行。修於德義。推於作事。

容止進退之間無非愛敬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庶幾其順而可則矣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行如字忒他得反

是以其民皆嚴而畏之親而愛之則其所爲順者而傲象之故德教成而政令行何待嚴肅哉然則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較著矣詩曹風鳴鳩之篇淑善也儀儀刑也忒僭差也

右第九章按此章首三節言聖人之德後六節言聖人之教本於德德生教教本德上下語似不屬

意實相承今古文皆有古文無以加於孝多其字來祭多助字父子之道二句有子曰無二也故不愛其親句有子曰無故字君子不貴也爲君子所不貴言思行思之思古文爲

斯餘同今文今文爲聖治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下同樂音維喪平聲

此下二章承上文順逆之意而申言之言如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逆而爲不孝爲罪爲大亂此君子所以必教以順也居謂平居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敬者不敢慢也養謂奉養樂者悅親之志也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哀哀戚追念痛切也嚴謂竭誠齋戒精潔嚴肅也備此五者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然後爲能事其父母若有不備不可謂能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醜齒九反

醜類也。三牲牛羊豕也。言事親者既有五要，猶有三戒。如居上當莊敬以臨下，不可驕矜；爲下當恭謹以事上，不可悖亂。在醜類當和順以處衆，不可爭競。何也？驕則亡，亂則刑，爭則兵，危亡之禍，憂將及親。此三者不除，雖日具三牲之奉，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爲不孝。人子所當深戒也。

右第十章

今古文俱有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者不除上多此字今文爲紀孝行章○朱子曰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要平

又承上爲下而亂則刑，及猶爲不孝以足其意。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之屬千，劓之屬千，剕之屬五百，宮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共條三千。而最大者莫過不孝。要，脅也。非，詆毀也。君者，臣下所稟命而敢要脅之，是無其上。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度也。子當行孝道而敢非之，是無其父母也。此豈非大亂之道，而聖人所必刑乎？立教以順，逆而刑之，無非教也。

右第十一章

今古文俱同今文爲五刑章○朱子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弟去聲後同易去聲樂如字治

此下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君子以順立教之本，以廣前章至德要道揚名之意。教民之道，孝弟禮樂皆其具也。然弟者，孝中一事，禮節此者也。樂和此者也。言教民相親相愛，無有善於孝者，以孝爲親愛之本也。至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於弟者，教民以移其風化，易其習俗，莫善於樂。樂有鼓舞感動之意。

故於風俗爲切。若夫安上之等威名分。以治下之民。莫善於禮。蓋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別尊卑。分貴賤也。然四者各舉其要言之。實一本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已音

承上文禮字而言。禮□不敬。敬者禮之本也。極言敬之功用。謂上之人特自敬其父兄與君耳。而下之人皆悅以事其父。悅以事其兄。悅以事其君。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衆。所操者約。而天下之道已盡該括。故曰此之謂要道。蓋敬父敬兄敬君之道。原人心之同然。所以上好下甚。舉一而萬畢者。其本一也。

右第十二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要道下無也字。今文爲廣要道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弟去聲

言君子教民以孝。豈必家諭戶曉。日日相見而面命之。固有本之者耳。何者。君子躬行孝道。而教天下以孝。豈能徧天下之爲人父而敬之哉。然上行下效。自然感化。而各敬其父。是卽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至於教以弟。教以臣。亦莫不然。一順立而天下大順。何待家至日見。然後爲教也。○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愷。可海反。悌。大計反。

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引詩以明順民之大如此。而復詠歎之曰。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雖明王不作。孝治無聞。而至德大順之象。恍然如見矣。

右第十三章。今古文皆有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下無三也。字。今文爲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長。上聲。弟。治。行。並去聲。

君子立教以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推也。孝則必弟。以弟作順。順者。弟之推也。孝則家事必理。居家孝弟而家事理。即可移於官。而官事治。治官者。理家之推也。誠如是也。孝弟居家之德行。成於內。達於外。不惟光顯一時。而名必立於後世。所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信矣。○謹按舜在側微。又處頑父。歸母傲弟之間。而能夔夔齋慄。盡事親之道。是以帝堯聞之。四嶽舉之。天下君之。萬世師之。行成名立。莫大於此。故大德必得其名。

右第十四章。今古文皆同。古文此章在明王事父章下。而此章下有子曰。閨門之內。二十四字。今文爲廣揚名章。○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按

閨門章。漢劉向較定。今古文無。隋劉炫古文有。或以爲無此。不得爲全經。或以爲後儒僞作。而草廬吳氏謂此章淺陋。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僞作。明甚。今姑闕疑。以俟君子。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音去聲。與。平聲。

此又因曾子之問以明孝之大也。命教也。曾子初承孔子告以孝道。次歎孝之大。次問無加于孝。而孔子皆詳告之。所謂慈愛恭敬。安親揚名。統包前章而言。禮事親有隱無犯。曾子平日以從命爲孝。故發此問。而孔子重言是何言。與以深警其非也。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與諍同。去聲。下倣此。離去聲。

昔古之天子。必置諫爭之臣。以救其過。故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亦必救正。不至失其天下。其實諫不厭多。先王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廣集忠益。惟恐人之不爭。豈僅拘七人之數哉。姑約略言之耳。諸侯次于天子。國小于天下。其事稍簡。故五人而可。大夫有家者。又小于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要之。謂諫臣中有七人。五人。三人。能直言敢諫者。非謂置諫臣止此數也。士雖無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自不失令名。父苟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必不陷不義。夫君臣朋友父子皆受爭之益如此。○司馬氏曰。士無臣。故以友爭。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諍於反。

故承上言。父子天性。何忍陷於不義。至情不能自己。故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必使從而後已。故總結之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

右第十五章。今古文皆有。古文則闕命爲參闕命。敢問下無子字。是何言與。下有言之不說也。王

又字。今文爲諫諍章。○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長上聲。治去聲。

此又極言孝之感通。以贊孝之大也。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王。父天母地者也。父
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明。謂明其經常之大。察。謂析其曲折之
詳。推孝爲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而治矣。夫言孝至於天地明察。天時順
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乎彰矣。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
孰大於此。○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又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
如愛親。無所不順。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
鬼神著矣。行去聲。

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如此。故雖天子至尊。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故不可以弗孝。天
子至尊。故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者。蓋兄也。故不可以弗弟。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
言不敢忘其親也。然必修身而謹其行。恐行一有失而玷辱其祖考也。鬼神。謂祖考之神。夫言孝至於
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格來享。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不言修身慎行者。亦舉重也。明王。孝德感

通之神。又孰大於此。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弟去聲。

故總結而贊之。言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相爲感應。則徧天地間。無非孝道。充塞人神無間。上下協和。故孝弟之至其極。自然通融貫徹于神明。光明顯耀于四海。上下幽明。無所隔礙而不通者。明王孝德。感通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至矣。無以復加矣。故引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以明之。○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溥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程子曰。神明。孝悌。不是兩事。○慈湖楊氏曰。六合之間。天地鬼神無所不通。無所不應。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謹按孔子嘗謂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事天地。通神明。光四海。言大而理約。

右第十六章。

今古文俱同。古文章在君子之教以孝也。章之下。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章之上。今文爲感應章。○朱子曰。此皆格言。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惡如字。

此又論移孝爲忠之道。以廣中於事君之意。君子指爲臣者。上謂君也。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盡忠謂事有當陳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補過謂己之責有未塞者。思以彌縫其闕失而補之。將助也。順導之也。其美謂君之善。匡謂正之于微。救謂止之于顯。其惡謂君之愆。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如父子之一氣。如元首股肱之一體。故必如是而能後相親也。○按國語。土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

復夜則計過。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之篇。遐，遠也。言臣心愛乎君，雖在遐遠，不謂遠者。蓋愛之一念，藏之中心，何日忘之也。使非本于孝，何以能忠。君若是，○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故納約自牖，雖艱險時終無咎也。○司馬氏曰：周易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

右第十七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君子之事上也，無之也。二字故上下能相親無也，字今文爲事君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喪平聲，下同。偯，于豈反，聞

樂之樂音岳下音維。

此又備言死事之孝，以盡孝之變也。孝子于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居親之喪，哀痛之極，五內割裂，發于聲爲哭，偯，哭餘聲也。記云：大功之喪，三曲而偯，不偯，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動于貌爲禮，無容，觸地局脊，不暇修儀也。出于口爲言，不文，內痛無已，不暇修詞也。以至服美有所不安，故服衰麻，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食旨美之味有所不甘，故食蔬食。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真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強之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教天下之民無以哀死而傷生者性者人所受于天以生者也愛親本出于性若哀毀而至于傷生則反至于滅性禮所謂不勝哀比于不慈不孝是已故雖毀瘠而不使至于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其孝也孝子之心何有限量聖人爲之立制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竟之時使賢者俯從不肖企及也此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篋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鬼擗毘亦反踊音勇厝音醋

棺音官槨音郭衾音欽篋音甫篋音

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言之其始死也爲之棺以藏體槨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朝夕奠也不見其親之存陳篋篋而哀傷痛戚之方曰篋圓曰篋祭器也其將葬而祖餞也不忍其親之去女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以徃送之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送送葬也其爲墓于郊則必卜其墓穴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而安厝以葬之此慎終之孝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其既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而爲之遷主于廟始以鬼享之稱鬼者神之也及其久也寒暑變更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以時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思四時皆祭言春秋者省文也

此追遠之孝也。所謂聖人之政，因情節文，無賢愚貴賤一者，此也。○伊川程子曰：「凡事死者，皆當厚于奉生者。」又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西山真氏曰：「浮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不復祭禮，則居喪者悵悵，無以報其親。」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總結全篇始終之意。言孝子事親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云者；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戚，如末章所云者。生民之道，以孝爲本，盡於此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備於此矣。然後孝子事親之道，終於此矣。夫孝之大，至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下親嚴之性始圓滿，于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于德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疑哉。噫，此夢周公爲東周之素心，而特寄之一堂問答間，其旨深遠矣。○呂維祺曰：「孝經統百行之宗，居六經之要，其言大而本約，而易操，施之無窮，蓋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天地鬼神古今貴賤，始終常變，無非一孝包羅，真是徹上徹下道理，豈可僅以溫清問視之節視之，非明於大孝，達孝之義者，不足語於此。」○又曰：「天子庶人，壹是以孝爲本，爲人上者，尤德教所自出，孝治之原也，其可忽諸。」

右第十八章，蓋言孝子事親之變，以終一篇之意，生事愛敬以下，總結之也，可謂至精約矣。古文今

古文無四也字，餘同今文，今文爲喪親章。朱子曰：「亦不解經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瓊山丘濬曰：「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首言孝爲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

而推言及悌。蓋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極。以至於通神明。光四海。是則孝悌雖曰爲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所以爲德。則以敬爲本焉。

呂維祺曰。謹按孝經大意。孔子爲明先王以孝立教而發。孝德之本。教所由生。其綱領也。自身體髮膚。至未之有也。皆言孝德之本。而教在其中。自甚哉。孝之大也。至名立于後世矣。皆言教所由生。而本于孝。自若夫慈愛恭敬。至未復。因曾子之問。而推廣極言之。無非申德本教生之意。前後語意相承。脉絡貫通。而其理至廣大。復至精約。真聖人之言也。後儒紛紛致疑。而以意改之。或未揆之理耳。程子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又曰。易其心。自見義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履平坦道路。



翼 經 孝

撰 祐 維 呂

本館據經苑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孝經翼

明 呂維祐 撰

按經中每每言順。一曰以順天下。再曰以順天下。又曰四國順之。順民如此其大。何也。順者。孝之歸也。孝親者。聚百順。故孝治天下者。亦順而已矣。順則和。和則無怨。是以懽心衆而親安之。

身。動物也。見異而遷。故曰立道。定理也。待人而行。故曰行。行道所以立身也。故下文止曰終於立身。何謂事親。曰致敬五句。事親之目也。安親二字。事親之綱也。何謂立身。曰言思六句。立身之目也。慎行二字。立身之綱也。

夫子分別五孝於天子四章。用蓋字。庶人章用此字。何若是其異乎。曰蓋者。審量之詞。天子至士章。似非顯言養親者。實乃所以爲孝也。且其分量各自不同。故用蓋字。此者直指之詞。庶人章。明言養父母之爲孝也。且其職分不過如此。故用此字。

諸侯庶人地位懸矣。其曰制節謹度。與謹身節用。語意無別。何也。凡人一有奢侈之心。則用不繼。一有放肆之念。則禍乃作。故曰節。曰謹。無上下一也。

讀卿大夫章首節。服先而言行後。似服重。次節申言行而不及服。似服輕。斯何以故。蓋吾人居身應人。顯著者服也。故先慎服。一啓口而卽有言。故次慎言。迨處事接物而行乃見。故次慎行。此先後之次第也。但

服易而言行難。故申言行而不及服。豈有輕重於其間哉。故末節總結之曰。三者備。

士有祿位。言保祿位已矣。必言祭祀者。無廢先祀。所以爲孝也。諸侯保社稷。卿大夫守宗廟。不言祭祀者。社稷宗廟。皆有事於祭祀也。保守無失。其孝在是。

愛敬者。孝之實際也。愛而不敬。則愛不至。敬而不愛。則敬不真。二者闕一焉。不可也。曰親。曰嚴。愛敬之原也。曰慈。曰恭。愛敬之形也。曰忠。曰順。愛敬之推也。曰惡。曰慢。愛敬之反也。曰德。曰禮。愛敬之成也。分之爲敬。爲樂。爲憂。爲哀。爲嚴。約之爲安。皆愛敬也。夫孝道無方。愛敬而已矣。

政教雖並言。而教則可以化民。先王知之。故先之以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以身教也。身先之教。是謂德教。斯民從之。不以身先之。雖訓誨皆至德。仍是政而已矣。則民弗從。

事親者。不難於備物。而難於得人之懽心。難於致己之樂。以懽樂事親者。親未有不懽樂者也。孝莫大乎是。

經中三言性。天地者。性之大原也。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天地之靈性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孝非外襲。性之德也。故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身非空殼。形色。性也。故曰毀不滅性。盡性所以立身。立身所以孝親。孝親所以事天。

父子之道。天性一節。承上因本說來。爲下節張本。曰天性。見子之於父。本親也。曰君臣之義。見子之於父。本嚴也。以父子言。有生之脈焉。是爲續。以天性言。有親之道焉。以義言。有君之象焉。是爲厚。惟續莫大。故

他人不得間親。惟厚莫重。故愛敬不得薄。親彼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亦忘本極矣。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順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逆也。以順之事而逆行之。民何則焉。雖得之。照民無則句。言雖強民從而得之於民。夫亦畏而不愛。則而不象矣。故君子不貴也。

言思可道二句。各進一步說。言思可道。言而思見諸行也。行思可樂。行而思慊於心也。德義可尊。豈德義猶有不尊與。曰。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其愛敬人也。雖亦博德義之名乎。甚可鄙也。故曰。德義可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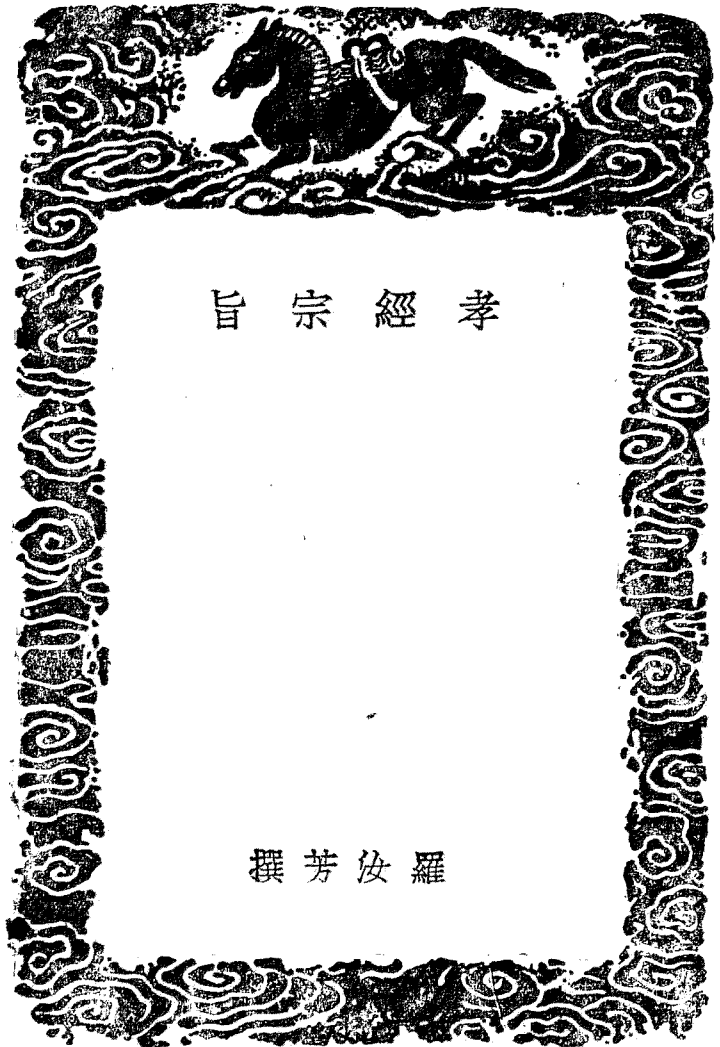
孝子之事親章。首節卽始於事親之意。次節卽終於立身之意。合言之而始成孝。人之行莫大於孝。罪莫大於不孝。惟父母之大於天地並者也。夫不孝之罪莫大。而人豈甘爲不孝。由邪說惑人。而不知孝之是也。孝則爲順。爲安。爲和。爲善。不孝則爲悖。爲逆。爲凶。爲亂。柰何有非孝者。非孝者。與於不孝之甚者也。論不孝而及此。亦春秋誅討亂賊。治其黨與之法也。

理同則任人取。是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德盛而應不窮。是以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順親爲子。而從令非孝。敬親以大義也。此可以知順之意矣。喪致其哀。而毀不滅性。重親之遺體也。此可以思哀之道矣。凡此皆所以抑賢智也。

將順匡救字各二意。美初萌則將之。已形則順之。惡初萌則匡之。已形則救之。此臣職也。然其得君處全在盡忠補過上。忠已之美也。過已之惡也。已無美何以引君於美。已有惡何以糾君之惡。君必曰是弔名也。是謗我也。上下之不相親以此。

事父主愛而曰孝莫大於嚴父。敬以成其愛也。事君主敬而曰上下能相親。愛以成其敬也。此皆就人不足處言也。



孝經宗旨

羅汝芳撰

本館據寶顏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孝經宗旨

清 羅汝芳撰

問道。羅子曰。道之爲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分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舍此不着力理會。而言學焉。是謂遠人以爲道。縱是甚樣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充不去。不止推充不去。卽身心亦受用不來。求其如是而已。如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千載。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時時公共。而云學不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經曰。此之謂要道。

問仁與孝。亦有別乎。羅子曰。無別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能踐形。踐形卽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旣成。卽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問孝何以爲仁之本也。羅子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覺焉。卽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溥

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此恐流於兼愛。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尙殘忍。無愛之可流。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問學何爲者也。羅子曰。學爲人也。蓋父母之生我人也。人則參三才。靈萬物。其定分也。全生之則當全歸之。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爲全人。而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而願學孔子。亦恐其偏此身也。小此身也。偏小此身。卽羞辱父母也。豈必爲惡。然後爲不孝哉。

羅子曰。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夫欲希聖希天而不求己之所同於聖天者以學焉。安能至哉。反而思之。我之初生。一赤子也。赤子之心。渾然天理。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蓋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之體也。然則聖人之爲聖人。亦惟以其不慮不學者同之。莫爲莫致者。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久之自成不思不勉之聖矣。聖如孔子。其同尤親切焉。彼赤子之出胎而啼也。是愛戀母之懷抱也。孔子指此愛根。而名仁。推此愛根以爲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曰爲人者。常能親親也。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不忍一毫惡於人。不敢一毫慢於人。位天地。育萬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已經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問孔子巧以成聖。羅子使求孟子之雅言。弟子曰：孟子雅言仁義孝弟而已。奚其巧？羅子起立衆中而呼之曰：子觀吾此身乎？豈不根於父母連兄弟而帶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身爲仁。又指此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卽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卽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經曰：立身行道。

羅子曰：孔孟立教爲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卽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卽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孝弟之不學而能。卽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求。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槔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萌須芽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爲。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萬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人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問孝弟爲教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弟。而不與之爲聖。何也？羅子曰：人之所貴者孝弟。而孝弟所

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爲善人。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弗學耳。弗學則如瞽目行路。步或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達中正。墮落險阻。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而況於祥覽兄弟矣乎。故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不知。夫由之而不知其道。與瞽者行路何異哉。又曰。善人之孝弟。與聖人何以異。蓋聖人之學。致其良知者也。夫良知在於人。變動而不拘。渾全而不缺。時出而恆久。弗息者也。今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不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滯於一節。而變或不通。循習於一家。而推或不廣。矯激於異常。而恆久可繼之道。或違也。又安能以光天地。塞四海。垂之萬世。而無朝夕也哉。故君子必學之爲貴也。經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羅子曰。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其樂之極也。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賢聖。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此樂甯獨舜有之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好也。卽樂之所由來也。試觀赤子初生。無幾。厥親厥兄。孩之則笑。赤子方笑。則親若兄之開顏而笑。又加百倍矣。此物則之必有者也。而其交相懂愛。卽所謂懿德之好也。此實良知良能。而又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衆人一也。衆人初生。亦與大舜一也。但衆人以外物分其心。舜則愛慕終身。惟欲父母兄弟之懂而已。故曰。允若底豫。又曰。象喜亦喜也。彼其滿腔滿懷。徹骨徹髓。皆喜懂孝弟之意。卽自然喜懂孝弟之人。凡言之合於孝弟者。樂然取之。惟恐不得。彼與我一。我與彼一。若合衆水之派。而趨下流。合衆派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天下定。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之道。性善也。是見得孩提。

之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也。而其言必稱堯舜也。是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也。故必孝弟如大舜。方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心。方謂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怍。而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達己之孝。而爲天下之孝。達己之弟。而爲天下之弟。而樂於成其仁義之化。無疆無盡也。其王天下與否。不止是大舜之心不與。卽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亦不與。不觀其王天下之久。所行之政。奚啻千百。今時未必皆傳。而所傳者。惟孝弟焉。其孝弟又皆深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所行者也。信乎。孩提之愛敬。可以達之天下。信乎。君子之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也。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舜之謂也。

問立身行道。果何道耶。羅子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如許大事。惟立此身。蓋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卽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卽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孝爲孝。方爲大孝。以天下之弟爲弟。方爲大弟也。曰允若茲。卽孔子之孝弟未會了也。曰吾輩今日之講明此學。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曷故哉。正以了孔子公案耳。曰允若茲。卽吾輩未必能了也。曰若吾輩真能爲孔子公案乎。則天下萬世。不患無人爲吾輩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切。羅子曰。吾心體段。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渾然冥之中。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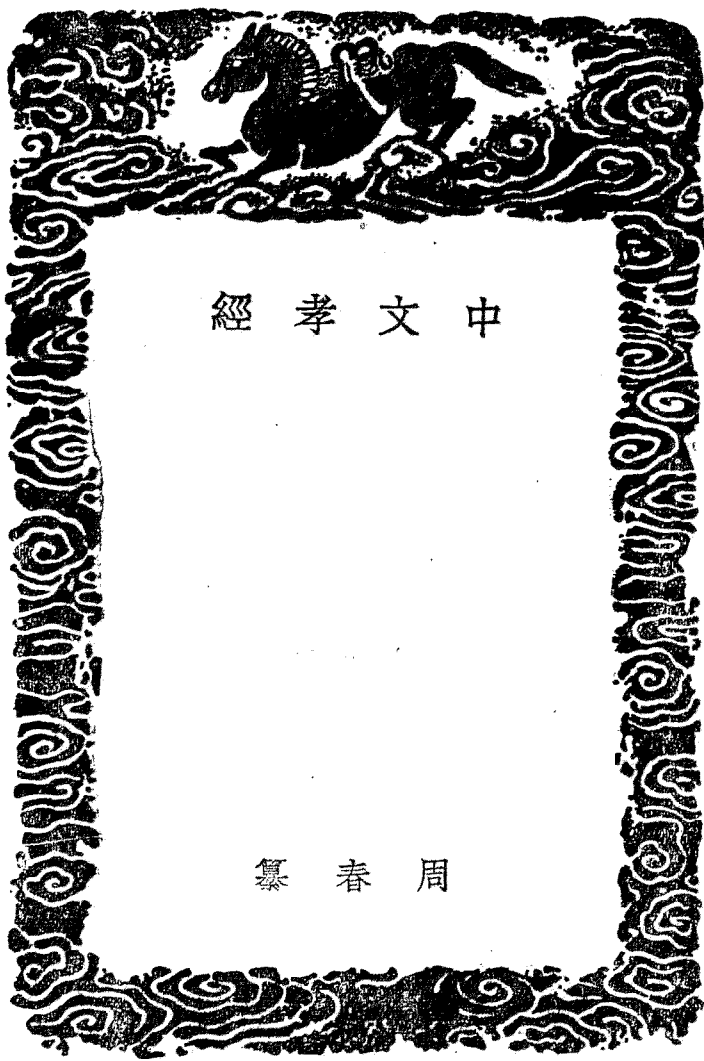
之大路曰大人者。須不失赤子時。曉知愛父愛母。不須慮。不須學。天地生成之真心也。此個真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地方風俗淳美。又且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敬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慙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貽父母功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爲人。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謂人之大路。禮經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前乎千古。後乎百世而準。是則聯天下國家以爲一身。聯千年萬載以爲一息。視彼狗欲於七尺之軀。而延命於旦夕之近者。其大小何如耶。經曰。甚哉。孝之大也。

羅子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其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爲子姓。又分之而爲曾玄。分久而益衆焉。則爲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爲宗法。以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爲命。本只一理。今生爲人爲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箇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箇良知。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箇。其四海

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萬萬。渾是一箇也哉。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箇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可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宗法。是欲後世子孫。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宗旨。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卽一人可也。說一人。卽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卽一息可也。說一息。卽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箇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箇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箇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箇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箇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箇志願。若人於這一箇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誠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管霄壤也哉。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戶。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戕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此之謂也。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人者。仁也。孝則仁。仁則成其爲人。故行莫大焉。不孝則不仁。不仁則不成其爲人。故罪莫大焉。孝以成仁。亦以仁成。是以曾子曰。大孝尊親。大孝不匱。而其養會。哲也。飲食必請。所與謂之養志。志者帥氣。而塞天地者也。舍此弗養。而區區口體之間。豈所謂尊親不匱哉。孝經所說。無非此意。然若水中之月。鑑中之像。不可以迹求也。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而略之。又

或得其詞而忽其理。遂其末而遺其本。經幾晦哉。吾師羅夫子。獨得此經之旨。故言其孝也。以仁言孝。其言仁也。以孝言仁。起不敏。不足以知之。然竊意欲明孝經之宗旨。似當自羅子始。然以狗象執迹之見求之。恐羅子之說。亦未易明。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於先覺也。謹書此以自警。

萬曆庚寅中春門人楊起元識。



中 文 孝 經

周 春 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序

孝經有今文。有古文。有遵今文而斥古文者。有從古文而毀今文者。史藝文經籍志及王氏玉海。馬氏文獻通考。呂氏大全。朱氏經義考。述之甚詳。要之各有所長。何容偏廢也。春不揣固陋。以朱子刊誤爲主。竊取後漢劉子奇之義。定爲中文。雖或於童蒙不無小補。而僭妄之罪。萬難自解於先儒矣。周春謹纂。

中文孝經

周

春籟

春、字蕊兮，號松鶴，浙江海鹽州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知縣。

仲尼問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右第一章。夫子首述先王教孝之意，所以發其端。次復統論孝德之終始，爲曾子而言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

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右第二章備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蓋因上文而推廣言之。以見天下之大。無一人不當自盡其孝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第三章申言至德之義。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右第四章申言要道之義。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右第五章申言以順天下之義。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右第六章。卽以順天下而反言其弊。益以見孝治之效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君。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則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右第七章。申言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

子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右第八章。申言孝爲德之本。及教所由生之義。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右第九章。申言不敢毀傷之義。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右第十章。因上章不孝之說而極言之。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右第十一章。申言始於事親之義。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是以上下能相親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右第十二章。申言中於事君之義。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右第十三章。蓋申言天子之孝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右第十四章。因上章言天子之孝。而引周公之事以實之。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右第十五章。申言立身揚名。及資於事父之義。蓋士之孝也。爲曾子而言也。子曰。閨門之內。其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徒役也。

右第十六章。承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悌也。妻子臣妾。官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既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弗爭於父。臣不可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右第十七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制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右第十八章。與上章俱別發一義。爲處其變者言之也。



孝 經 外 傳

周 春 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孝經外傳

清周春纂

曾子曰。孝體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曾子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

曾子曰。亨孰薦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

已。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曾子曰。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庫亦勿憑。不苟笑。不苟訾。故不在尤之中也。

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幸。

曾子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懼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能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

曾子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讀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

之居家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悅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鬻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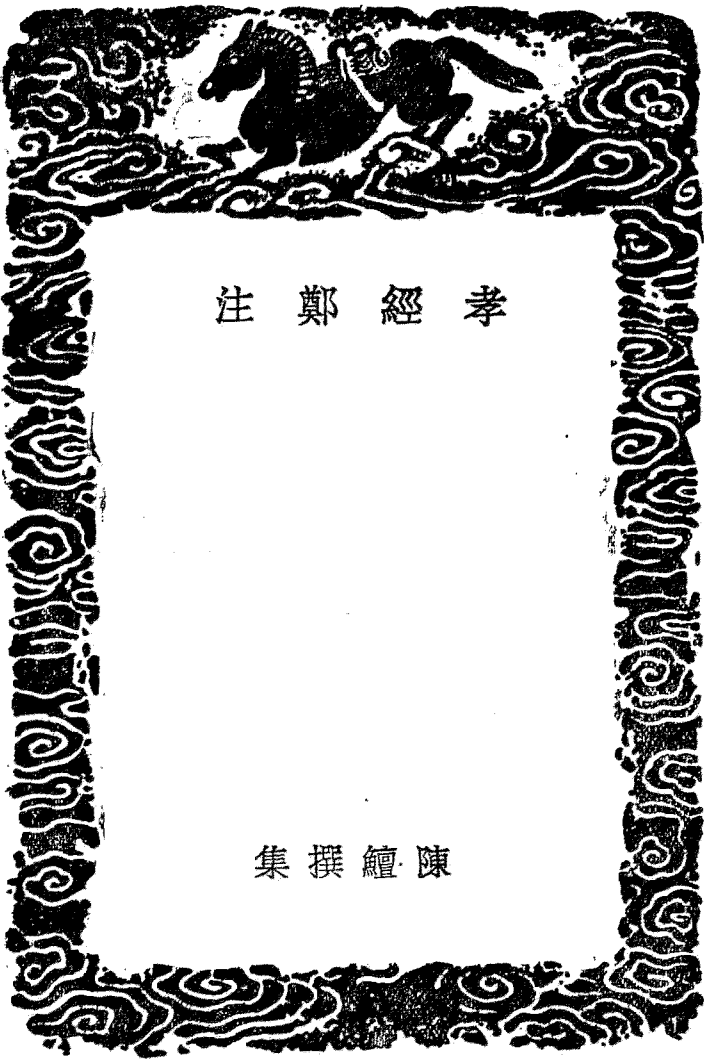
曾子曰。人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年既耆艾。雖欲孝。誰爲孝。雖欲悌。誰

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乎。

曾子曰。我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舊有諸家孝經外傳。或佚。或未見。間嘗探經傳補之。凡二十四條。周春謹記。



孝經鄭注

陳鱣撰集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涉聞
梓舊收有此書故據以排印又
寶顏堂祕笈收有孝經孝經集
靈節略孝經引證孝經宗旨四
書除孝經集靈節略以下三書
已另印行外至孝經一書有經
無注故不重出而附錄其卷首
所載楊起元序及誦經威儀於
此書之後

集孝經鄭注序

鄭康成注孝經。見於范書本傳。鄭志目錄無之。中經簿但稱鄭氏解而不書其名。或曰。是其孫小同所作。謹案鄭六藝論序。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序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蓋鄭注春秋未成。後盡與服子慎。遂爲服氏注。詳見世說新語。乃從來列鄭注。更無及春秋者。竊以其注孝經。亦未寫定。而其孫小同追錄成之。據隋書稱鄭志亦小同所撰。此或以先人未竟之書。故不敢載入目錄。中經簿所題。蓋要其終范書所紀。則原其始也。自江左中興。久立博士。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荀茂祖集解因之。至陸彥淵始疑其不與注書相類。請不藏於祕省。王仲寶違其議。遂得見傳。夫鄭注三禮。與箋詩互有異同。安在此注之必類於羣經乎。唐開元敕議時。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司馬貞等非之。卒行鄭說。然自元宗取諸說以爲己注。而後之學鄭氏者日少。五季之衰。中原久佚。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以是書來獻。議藏祕府。尋復失傳。近吾友鮑君以文。屬汪君翼滄從估舶至彼國。購訪其書。亦不可得矣。幸陸氏釋文尙存其略。羣籍中間有引之。因仿王伯厚鄭氏周易例集成一編。凡元宗注邢疏以爲依鄭氏者。悉爲收合。庶以存一家之學。而見聞淺陋。更望汲古君子。匡其所未逮焉。乾隆四十有七年冬十二月癸亥朔。鹽官陳鱣書於武原客耕舍。

孝經序

鄭氏

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玉海四十一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禮記正義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焉。大唐新詔九十二

平御覽四十二

太

禮記

孝經鄭注

鄭氏注

清 鹽官陳 續誤集

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禮案釋文引鄭注居作尻與說文合經文仍作居今從之

尻尻講堂也釋文正義

曾子侍

卑在尊者之側曰侍同上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禹三王最先者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釋文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釋文正義

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正義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父母得其顯譽也。文釋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父母生之，是事親為始；卅彊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行步不逮，縣車致仕，是立身為終也。釋文正義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雅者，正也。正義無念，無忘也。文釋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按寶顏本作于四海。

刑，見也。同上

蓋天子之孝也。

蓋者，謙辭。正義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引譬連類。釋文正義與孫皓書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為引類得象。正義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

萬民。五經算術

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危殆也。釋文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費用儉約。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釋文正義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薄賦斂。省徭役。列士封疆。釋文不全引

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淵。恐墮。履薄冰。恐陷。義取為君。恆須戒慎。釋文正義

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法服。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北堂書鈔八十六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

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北堂書鈔百二十八。周禮小宗皆謂文繡也。田獵卜筮冠皮弁衣

累積。百王同之。不改易。釋文。牢饋食禮疏。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禮以檢奢。釋文不全引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爲作宮室。

同上。

蓋卿大夫之孝也。

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

禮記曲禮正義。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夜莫也懈惰也。

釋文。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資者人之行也。

釋文。公羊傳定四年疏。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

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矣。

正義。

以敬事長則順。

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

同上。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食稟爲祿始爲曰祭別是非。

釋文不全引。

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庶人章

用天之道。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釋文正義

分地之利。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棗棘。釋文平御覽三十六正義太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行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釋文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患禍也。正義故患難不及其身也。善未之有也。釋文正義

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語喟然。釋文不全引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孝弟恭敬。民皆樂之。同上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政不煩苛也。同上。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釋文正義。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上好義。釋文不全引。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上好禮。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同上。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師尹。若冢宰之屬也。女當視民。釋文南山正義詩節。

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昔古也。公羊傳序疏。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聘問天子無恙。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周禮大行人疏引此四字。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

夜設庭寢。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太平御覽百四十七當為王者侯者候伺。伯者長。男者任也。釋文不全引。

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勞來。釋文。禮記。王制正義。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詩桃夭正義。文選關中。詩注。廣韻二十八山。

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君。按寶顏本君。上有先字。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治家謂卿大夫。正義。正。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文。釋。

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小大盡節養。同上。不全引。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則致其樂。同上。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大也。正義。正。

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貴其異於萬物也。同上。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祀感生之帝。同上以帝嚳配祭闕丘。同上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明堂上闕下方。八牖四闕。同上上帝者天之別名也。南齊書禮

紀聞神無二主。故異其處。辟后稷也。釋文史記封禪書集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按寶顏本無助字

於朝越裳重譯。釋文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

致其樂。同上

因親以教愛。

親近於母。同上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不令而行。同上

其所因者。本也。

本謂孝也。正義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禮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復何加焉。釋文不全引。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悖若桀紂是也。釋文正義。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

言中詩書。釋文。

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同上。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傲之。

傲。漸也。同上。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不令而伐。謂之暴。同上。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淑。善也。忒。差也。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正義。

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盡其敬禮也。釋文。

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色不滿容。行不正履。正義。

喪則致其哀。

擗踊哭泣。盡其哀情。釋文。北堂書鈔九十三。正義。

祭則致其嚴。

齊戒沐浴。明發不寐。北堂書鈔八十八。正義。齊必變食。敬忌。踰文。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

不忿爭也。同上。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好亂則刑罰及其身也。同上。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不敢惡於人親。同上。

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鯁案此下疑有刑字大辟穿窬盜竊者劓劫賊傷人者墨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人垣

牆開人關闢者□手殺人者大辟上同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

非侮聖人者上同

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非行人者上同

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人行之次也上同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感人情者也惡鄭聲之亂樂也上同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上同

禮者敬而已矣

敬者禮之本也。正義

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

盡禮以事。釋文

所敬者寡而所無下按寶顏本說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言教不必門到戶至，日見而日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釋文文選讓中書令表注，又竟陵王行狀注，正義。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

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釋文正義。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以孝事君則忠。正義

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以敬事長則順。同上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同上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同上

諫諍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孔子欲見諫諍之端。釋文

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七人謂三公及左輔右弼前疑後丞。釋文。後漢書劉瑜傳注。正義。

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使不危殆。釋文

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正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當不義。則諍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盡孝於父。視其分理也。釋文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章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

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也。釋文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孝弟之至。則重譯來貢。釋文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義取德教流行。莫不被義從化也。釋文

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

上陳諫諍之義畢。欲見事君。釋文

進思盡忠。

死君之難爲盡忠。釋文

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事。釋文正義

哭不偯。

氣竭而息。聲不委曲。正義

禮無容言不文。

禮無容。觸地無容。言不文。不爲文飾。北堂書鈔九十三不爲趨翔。唯而不對也。釋文

服美不安。

去文繡衣衰服也。釋文正義

聞樂不樂。

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釋文正義

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

不嘗鹹酸而食粥。釋文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毀瘠羸瘦。孝子有之。釋文正義武貴妃誅法。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不肖者企而及之。賢者俯而就之。釋文正義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周尸爲棺。周棺爲槨。正義衾謂單。可以充尸而起也。釋文

陳其簠簋而哀感之。

簠簋祭器。受一斗二升。方曰簠。儀禮少牢饋食疏引外方曰簠四字圓曰簋。陳黍稷稻粱器。陳奠累器而不見親。故哀感

也。北堂書鈔八十二正義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嘯號竭情也。釋文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北堂書鈔九十二正義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詩清廟正義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四時變易。物有成熟。將欲食之。先薦先祖。念之若生。不忘親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五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

無遺織也。

釋文。

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尋繹天經地義。究竟人情也。行畢孝成。

同上。

簡莊徵君集釋文正義諸書所載爲孝經鄭注一編。與鋪堂臧氏孝經鄭氏解輯少有出入。而大略相同。日本岡田嘗於其國羣書治要中補輯成書。流入中國。錢氏鮑氏並爲刊行。與羣籍所引遠異。且亦簡略。不知纂刺有資。司農書固未盡亡也。唯徵君所舉北堂書鈔爲陳禹謨本。余於舊鈔復得數條。祭則致其嚴。鄭云齋必變食。居必遷坐。敬忌踖踏。若親存也。視釋文爲詳。莫善於樂。鄭云夫樂感人之情。樂正則心正。樂淫則心淫。又與日本書合。陳其篚籩二句。鄭云篚籩祭器。受一斗二升。內圓外方。祭不見親。故哀之也。卜其宅兆二句。鄭云宅葬地。兆吉兆。葬事大故卜之。慎之至也。春秋祭祀二句。鄭云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均與陳本互異。又六藝論一條云。絃歌諷誦喻之。今世禮者。序尊卑之敬。崇讓合敬也。皆采撫所未及。第臧氏海東之書。俱託知不足齋盛行。是書徵君兩鈹板本。而流傳甚尠。因復爲梓之。而識其尾。咸豐六年七月六日。邑後學蔣光煦。

孝經序

(据寶顏堂秘笈本補)

孝道之大。備著于經矣。貫三才。通神明。光四海。至貴之行。配天之德。聖人之至教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長則順。以之事天地則仁。天子之所以保天下。諸侯之所以保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宗廟。保祿位。庶人之所以保四體。養父母。未有離孝者也。萬善未易全也。惟孝則全。百福未易備也。惟孝則備。令名未易享也。惟孝則享。至於還淳返朴。致和召順。歸蕩平而躋渾噩。調雨暘而集靈贖。未有不由斯道者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者。其唯孝乎。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蓋言孝也。孝順德也。逆則凶矣。孝者人之常行也。人惟失其常行。然後不孝焉。不孝然後刑罪及焉。周之衰也。下陵上僭。害禮傷尊。僭上犯分。罪不容誅。原其所由致此者。孝德亡也。嗟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人徒見春秋誅罰之筆。若是其嚴。不知皆因孝德之亡。而後有使天下有孝德焉。君君臣臣。父子子。或有弗協者。司寇得而刑之。春秋可不作也。然則孝經者。詔萬世以常。春秋者。防萬世於變也。常者。固聖人之行。而變者。乃聖人之志。何也。志復常也。夫惟失常。然後變。有變然後復本。自無失。何復之有。要之變者。一時之偶失。而常者。萬世之不易者也。是故君子。身任德教之責。貴以萬世之不易者先焉。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孝經生道也。其德爲陽。春秋刑書也。其德爲陰。故孝經之義。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也。洪惟我高皇之德。其至孝矣乎。皇陵有碑。思親有

歌教民揭六言之榜。續誥著明孝之篇。所以開一代孝治之隆也。二百年餘。造士興賢。必科六藝。而孝經不與焉。蓋尊之至也。何者。士所窮經。率沿襲世儒之說。而飾以藻績。文繁而實寡。而經反以晦。惟是經也。不列於學官。不離於章句。如玉就山。如珠藏淵。其質完也。此非我聖祖所以致尊之意歟。天下學者。惟在熟誦心惟踐諸躬而成德。推諸人而成教。則是經常行於天下。天下多仁人孝子。而刑厝之休致之。不難矣。乃若德至於天。而風雨節。寒暑時。德至於地。而嘉禾殖。芝草生。德至於人。而壽考且甯。蠻夷卽鼓。惟聖天子愛敬之極所致。而輔相之上務也。然稽之往牒。雖書生賤士。持誦是經。且足以感靈。祇致瑞應。是至德無賢愚。要道無貴賤。雖一物之微。率此足以格天享帝。而況於人乎。而況士大夫而上。至於崇貴乎。自古及今。孝感之事。史不勝書。武林虞淳熙氏。獨採其持經者爲集靈。已至數百事矣。孰謂是經文句不多。而可忽哉。竺乾之典。玄元之篇。世咸知尊重之者。以其靈於感應也。不知孝之爲德。一切天地山川鬼神萬靈。莫不率由。故是經所在。必皆擁護。誦之出口。必皆欣悅。持之在身。必皆瞻仰。何則。生生之大本在是也。噫。使世人咸知生生之大本。自知是經感應尤甚於竺典玄篇。而其尊重之情。亦豈有異哉。予是以收集靈略節之。附著是經之後。至於孔曾言孝。見之他書。及他聖哲之之訓。足以與是經相發明者。採之爲引證。若吾羅子所說孝道。直究根原本之。不學不慮。則包裹六極。兼總萬法。深乎深乎。未可以尋常測矣。蓋是經所謂孝者。德之本。一言以蔽之。引而不發。以待後世之知德者。其在羅子乎。是故羅子之說。真孝經之宗旨也。附著引證之後。聯綴成編。自便持誦云爾。及讀經文。

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羅子亦曰。天下皆孝。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卽不得謂之孝也。予爲之惕然。予其敢不敬天下之爲人父者。而自陷於不孝乎。則是編也。雖淺陋者所爲。然不敢不出以示人。亦所以畏聖人之言也。南城聶鉉氏。乃羅門高第弟子。爲宿遷宰。首以孝爲政。聞予之有是編也。請而梓之。予不得辭。故序之。

萬曆庚寅季夏之吉歸善楊起元書

誦經威儀（寶顏堂祕笈本）

每日清晨。盥櫛盛服。上香北向禮拜畢。面北默坐。閉目存想。從自身見今年歲。逆想回孩提愛親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箇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然後開目舉手稱讚曰。曾子行孝。孔聖說經。經於何在。在吾此身。首圓足方。耳聰目明。人人具足。物物完成。離身無孝。離孝無身。立身行道。身立道行。光於四海。通于神明。至德要道。地義天經。我今持誦。不得循聲。願明實義。廣育羣英。上尊主德。下庇斯民。庶幾夙夜。無忝所生。

